



CARTOON COMIC

译林出版社 洪佩奇 编

长谷川町子连环漫画

世 / 界 / 连 / 环 / 画 / 漫 / 画 / 经 / 典

《世界连环画漫画经典》大系 / 洪佩奇 编

长谷川町子连环漫画

M. S. de / 02

译林出版社

世界系列连环漫画名著丛书

长谷川町子连环漫画

洪佩奇 编

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787x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1-5000

ISBN 7-80567-262-8

J·41 定价：24.00 元

前言

洪佩奇

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现了一部号称“日本《金发女郎》”的连载漫画《阿螺》,它在日本《朝日新闻》晚刊上先后共连载25年,出了6477套连环漫画,在日本漫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种家庭题材的连载漫画,《阿螺》具有鲜明的特色,与同类题材的连载漫画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冈部冬彦的连载漫画《少年犯》总是把家庭的希望——孩子描绘成受外界影响而变坏的沉郁的时代写实主义,根本进的《毛栗子》则总是充满着无气力的白领阶层的单调生活感情以及精疲力尽的消极的小市民幸福感,而《阿螺》却是充满着明快的活力和毋庸置疑的善意,以及对人世生活的乐观与信心。

日本是漫画王国,《阿螺》是日本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连载漫画之一。与《少女漫画》杂志上的那些欧化男装丽人相比,阿螺算得上个丑婆娘,但细阅《阿螺》后你会强烈地感觉到阿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作者以一个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感受饶有兴味地去描绘那些以厨房为中心的家庭琐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从生活中提取出无数的笑,作品形象地反映出日本战后30年社会、家庭生活史。

这本画册介绍的就是连载漫画《阿螺》及其作者、日本著名女漫画家长谷川町子。



长谷川町子1920年生于日本佐贺县多久市,不久即移居福岡市。在三姊妹中,町子排行第二。町子的父亲是三菱煤矿的技师,能够独当一面地从事钢索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她的家庭属于日本的中流阶级。町子从小生性活泼开朗,喜爱绘画,2岁时便在家里到处乱涂乱画,一旦到了户外又简直像只小蚂蚱到处乱蹦。留在町子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她生病发高烧,一位江湖医生看了她伤痕累累的小腿后奉承地跟妈妈说:“没事儿,太太。我还从没见过像您家少爷这样结实的孩子呢!”殊不知他这话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女孩子的心,最糟的是被他耽误了病情。后来町子被用担架抬往医院,才诊断出是得了小儿赤痢,害得她住了两天医院才出院。

町子的父亲相貌堂堂,称得上美男子,他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西半部的萨摩,所以特别有男子汉的气概。早在学生时代,有一次他拔牙,当时没有麻药,他和医生打赌说,如果喊一声痛的话就算他输,如果他赢了的话,医疗费就不付。结果他赢了,他一直以此为骄傲。他非常溺爱孩子,但脾气

却又非常暴躁。他坐着的时候还有一个爱抖晃腿的坏习惯。叮子姊妹三个都不像父亲那样漂亮，却继承了父亲的坏脾气。父亲的家庭观念很重，他把家庭看得比工作都重要。每逢节假日他再忙也要带妻女外出郊游或逛商店。有一次休息日，他托病拒绝见一位重要的主顾而带全家上街去玩，谁知刚在餐厅坐下就看见那位老主顾正坐在旁边一张餐桌边，当时弄得啼笑皆非，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是那么短暂，没多久父亲便病故了，剩下孤儿寡母只能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一年以后，叮子的母亲振作起来，决定迁居首都，让刚从筑紫女学园毕业的16岁的长女毯子、14岁的叮子和8岁的洋子到东京去接受教育。因为叮子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临行时，送别的教友、亲戚和朋友竟有130多人，站在站台上简直像人墙一样，人们三呼“万岁”，并唱着赞美诗为叮子一家送行，感人的场面多少年来一直留在叮子的脑海里。

早在明治时代，日本的独幅漫画在报刊杂志上已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昭和时代，在讲谈社发行的《少年俱乐部》和《幼儿俱乐部》上，第一次有了故事性的连环漫画，这就是“视觉文艺”，这时期的代表作有田河水泡的连载漫画《野良黑狗》等。叮子的一家搬至东京世田谷半年后的一天，叮子躺在地上一边翻看《野良黑狗》，一边嚼着糖果，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啊，能当田河水泡的弟子该有多好哇！”爱冲动的妈妈听后，便立即要姐姐带着叮子去拜访田河先生。

到了田河家，一个满脸粉刺的学生拦住她们说：“先生很忙，没空见你们。”姐妹俩抱定决心说：“我们大老远从九州赶来，无论如何也要求见！”她俩与田河的这位弟子磨蹭了好久，被缠得没办法的弟子急得直蹦，到底还是把她俩引进了田河先生的书房。

叮子仰慕已久的田河先生头戴睡帽，桌上铺着稿纸，端坐在那里，他接过叮子颤颤抖抖递过去的画稿，在烟斗袅袅的青烟中翻看着。画面是用彩色铅笔画的，都是些如“星期天”、“赏花”之类的游览记事的幼稚作品。田河先生很有兴致地翻看了一会，终于说：“不错，我收下你吧！经常画这些东西送来！”

叮子的姐姐毯子喜欢画油画，妈妈用同样的办法使她成了当时有名的漫画家藤岛武二先生的弟子，接着她又上了在美术界有“跳龙门”之称的川端美术学校。

田河先生的教育方针是放手的，他既不手把手地教，也不用批评、呵斥的方法，他主张“以习作为本，以天地万物为试题”。他总是从大的方面启发学生，他谈起《笑的艺术》来真是口若悬河、出语惊人。他在门口贴了张“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的纸条，不知是为了催促客人呢，还是为了告诫自己。由于他是名人，催稿的电话特别多，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推迟日期，有时还亲自拿起话筒假腔道：“田河先生不在家，……噢，什么时候回来？不太清楚啊！”声音装得维妙维肖。



弟子们从他诙谐幽默的言行中总能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就像创作连环漫画一样，田河先生干什么都讲究个“高潮”和“尾声”，这对叮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有一次，田河先生邀集他的全部弟子举办一个招待会，他问：“叮子，我要去食品店，你喜欢什么？”叮子答道：“寿司。”田河先生便在纸条上写上“寿司”二字，接着又在许多花花绿绿的纸条上写上“咖喱饭”、“五香菜串儿”、“蜜豆凉粉”、“烤鸡素烧”等食品，叮子一数，品种竟有十五种之多，叮子惊叫道：“这么多啊！”田河先生这时微微笑了笑，提笔在食品纸条下方注道“卖完了！”这一下减去了一半。田河先生让叮子把这些字纸条全部贴在门框上，进来的客人被五彩缤纷的纸条及其幽默激起了情绪，“哇哇”地嚷嚷起来，招待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有编辑来访时，田河先生总是要向他们介绍叮子：“我的这位女弟子不多见吧？请多关照！”于是，叮子便在《幼年俱乐部》、《少年俱乐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后来《少女俱乐部》出版了一本铅印诗集《天才少女》，登载了叮子两页长的连环漫画《狗獾的面孔》，叮子的照片与《小提琴》作者諏根自子、高峰秀子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当时引起了轰动，一位相识的读者阿姨为了祝贺叮子的成功，赠给她一件红色的毛衣。叮子十分珍爱这件红毛衣，每逢喜事的时候才穿上它。

叮子还在山胁女中读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日本国内外出现了骚乱，靠近高桥的清官邸学校体育馆发生了风波，武装部队在这一带实施了戒严。田河先生劝叮子说：“叮子，来我家学徒吧！”于是高中刚毕业的叮子便带着行李鼓足了勇气来到了田河先生家。

16岁的叮子还是第一次离开家门，刚到田河先生家时，先生家正在吃午饭，叮子在一旁听着人们的谈笑声和碗碟的碰击声，禁不住眼泪悄然洒落在新穿的衣裙上。为了每周至少能回家一次，叮子动足了脑筋，她给妈妈写了封信：“……我想每周去一次教堂，希望妈妈能帮我请个假。”叮子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只要是涉及信仰方面的事，一切都会为之大开绿灯。妈妈果真跑来了，没想到田河先生却说：“那很好嘛，我家隔壁就是教堂！……那么，我们一起去吧！”这么一来，叮子每周只能陪着田河先生和夫人一起去那个可恨的监理会教堂了！不仅如此，后来先生和夫人都受了洗礼，先生自不必说，连夫人也成了著名的传教士，在全国各地来回奔忙。正如《圣经》上的“后来者居上，先来者居后”那句话所说，叮子却一直只是上帝的奴仆。

田河夫人房间里有架钢琴，美妙的钢琴练习曲经常会传出来。有时，还会听到用一只手指弹的童谣曲，这是田河先生弹的。每当作画累了的时候，他就喜欢弹这样的曲子。田河先生往往会对正在扫除的叮子说：“叮子，你来唱！”这下叮子紧张了。房间里静悄悄的，叮子站在先生的对面，唱着唱着，心也乱了，声调也跑了，腿也抖了，眼睛也迷糊了……每





逢此时，先生总是悄悄地跑开了。

田河先生画起漫画来总是很快地一挥而就，他有时爱在暮色中下围棋，棋风豪爽磊落。町子等几个弟子和他对奕，为了不致于惨败，总是翻看本子上记着的《围棋要诀》举棋不定，往往把先生惹烦了，第一只棋子落下便震得棋盘发颤，下到第四只子便头上冒火，掀翻棋盘了之。

田河先生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由衷之言：“约稿期限一日紧似一日，可脑子里还是没有灵感，真想找根绳子上吊啊！……有时我只能盯着横梁发呆。”弟子们听了他这些话后，虽然感到这种遭遇不日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但时间长了也便习以为常了。

在田河先生家过了8个月后，钻心的牙痛折磨着町子，田河先生准许了她回家治牙病。然而回到家中町子一次也没去看过牙医，依在妈妈的膝上，牙便一点也不痛了。在田河先生家熬了11个月后，町子终于像燕子似地飞回了妈妈的怀抱。

町子虽然离开了田河先生，但田河先生仍然经常竭力地向出版社推荐着町子，从而町子有机会发表了一些儿童漫画。

《圣经》上说：“只要相信上帝，认真地生活，孤儿寡母之家就不会缺面粉。”妈妈是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总是以此为信条。对于有困难的人和生病的人，她总是全力予以救济，但对于自己却十分刻苦。有时她费了很大的劲把牧师请到家里来，逼着孩子们做祷告，每逢此时町子便躲进厕所避难，她曾经创造过“闻臭二小时”的最高纪录。

长谷川家最热闹要数晚饭后，大家常常连碗筷都不收拾，围在一起二、三小时地讨论艺术、宗教、圣诗等，外界的一些传闻也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町子的父亲生前很会逗孩子发笑，他常扮着怪样的脸说：“下面我来学学××叔叔，请看——”接着就耸起肩打起响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姐姐毯子继承了父亲的这份天才，她一表演模仿别人，大伙便笑得前仰后合。

为了生活，姐姐毯子四处联系为出版社画插图。她扶着大大的样本跑讲谈社、跑小学馆，跑《妇女之友》，累得精疲力竭，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在这期间，町子画漫画也能得到一些收入，但仍然入不敷出。孤儿寡母的长谷川一家颠簸在人世间的狂风急浪之中，然而妈妈却如同一只橡胶陀螺，蹦跳着、旋转着，从不向命运屈服。她常说：“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叫做‘坐起来祈祷吧！’只要我们祈祷，就一定能够……”但没人相信她的话。后来生活终于出现了转机，在熟人的推荐下，著名作家菊池宽看了町子及姐姐的画后，立即便表了态：“我作品的插图给你们画吧！”这是一部名为《女性之战》的连载小说，在《妇女俱乐部》的卷首刊登了菊池宽与町子姐妹的合影，并用大字标题作了介绍，称姐妹俩为“新女性插图画家”。



菊池先生是大名家，他有许多著名出版社的大量约稿，诚惶诚恐的毯子使出了全力，拼命地画着插图，即使发烧到

40度也不敢怠慢。

由于世田谷离各个出版社较远，妈妈听从了一位编辑的意见，很快将家搬至文京区《讲谈社》的附近。到町子20岁时，她的连载漫画已在《少女俱乐部》上连载了三年半，还在《国民新闻》上开辟了连载漫画专栏《比夫御代》，她的名字列入了草柳大藏监编的《现代日本200人》中。

毬子又给当时名声很大的F先生的连载小说画插图，F先生的小说大肆渲染官能描写，F先生责备毬子的插图缺乏性感的魅力，因此毬子弄得有些心灰意懒了。妈妈一听便来火了，怎么能给那种毒害天真少年的小说画那样的插图呢？！她曾读过莫泊桑、永中荷风的作品，也不管识趣的女儿是不是隔着拉门偷听，说：“干就得干光明正大的事儿！”在她看来，有三角关系、有接吻内容的小说都不能算儿童小说，不管作者的名声再大，画了的插图到了妈妈这儿总也通不过。这样，毬子只好将苦苦开拓出来的成人领域的插图放弃，重新搞儿童作品的插图。



日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笼罩着战争的乌云。町子一家在榻榻米下挖了防空洞，终日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中。

当时，《朝日新闻》社有一位叫吾妻爱部的外勤记者，因为爱上了毬子而特别喜欢朝日画册的插图。后来他终于挟着当时最实惠的礼物——棉布袜子上了町子家的门。他的腿脚十分勤，经常带毬子外出。和情人逛街当然是件愉快的事，但是让他受不了的是毬子的胃口特别好，而且在餐馆里吃起来毫不客气，后来他渐渐地坐在家里不愿动了，说：“还是呆在家里和大伙儿聊天有意思。”而实际上是他的钱包见了底。和町子一家围着火炉吃鸡素烧他特别开心，筷子不停，嘴也不停，特别忙碌。他不断地给大伙出题目做，什么“哪个国家没有首府？”“心脏有几颗？”等等，因为这样他也不再去经受那种结帐的痛苦了。后来，他的父母来到了东京，就在筹备婚姻的阶段他应征入了伍，以后他只能从中亚寄情书回来。由于当时的军纪严肃，情书的内容只能十分平淡。毬子是个出名的懒笔头，妈妈见了只是干着急，不断地催促毬子：“你快点给他回信呀！”毬子一边叹着大气一边胡乱地写了又撕掉，废纸扔了一堆，信却没写成，急性子的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最后决定代女儿回信。这样，吾妻爱部与町子妈妈之间的情书来往十分频繁，不久，他怀揣着悲伤和町子母亲的一摞情书出发去了缅甸。后来他提升当了小队长并要开赴战场时，毬子这才穿着工作服飞也似地进了他的家。因为这一别可能就是生离死别，于是匆匆算结了婚。可怜的毬子在这世上总共只当了一个星期的新娘！

町子的妹妹洋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她特别喜欢几何，平时一从香兰女子学校放学回来就一声不吭地做起功课来。她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即使别人想找个碴儿也无从下手，直到后来她考上了东京女子大学以后人们这才觉得她似

乎并不是个傻瓜。尽管如此，洋子却并没有丝毫出人头地的想法。洋子的性格与町子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文静腼腆，一个活泼大方。就拿看电影来说，即使在非常空的电影院里，洋子也从没坐着看过电影，而町子却恰恰相反，即使电影院里再客满她都没有站着看过。洋子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时每星期都要回家一次，因为乘车拥挤，她常被人推倒而乘不上电车，千辛万苦地赶回家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叹大气。她总不会像町子那样见机行事和找窍门。

妈妈的病又犯了。她要町子悄悄收集了洋子的作文，让毬子带去给菊池宽先生看。菊池先生看后问：“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毬子答道：“她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菊池先生热情大度地说：“别上了，让我来培养她吧。”于是洋子马上退了学，到附近的菊池先生家进修。菊池先生是个不修边幅、拖着腰带出门的先生，他有时会戴两块手表，热得出汗时敞开的长满痱子的胸口往往会露出一扎扎的钞票。洋子去后，菊池先生还特地为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女弟子举办了《各国故事》讲座，还让洋子去新桥附近的《文艺春秋》上班。

1942年，妹妹洋子患了胸膜炎，病得很厉害，町子一家生活更困难了。町子想尽办法在佐久郡找到了一个小学图画教师的工作。后来在家乡熟人的建议下，妈妈又打算搬回老家。

1944年3月，町子一家又搬回了福冈，町子进了西日本新闻社的绘画部工作。当时町子月薪只有75日元，工作主要是修从摄影部送来的战绩图片，有时也去军需工厂搞搞漫画橱窗。因为战争期间物资紧缺，纸张不足，报纸的版面不大，所以町子的这份工作比较轻快，每天中午去上班，下午4点就能回家。町子天性活泼快乐，每天时间一到便兴冲冲、急乎乎地赶回家，人们都在说，町子有恋人了，忙着赶约会呢！其实是因为家里有个菜园子在等着她。町子每天都在菜园子里忙到天黑，喂鸡、施肥，干起活来特别起劲、特别快活。

在町子家附近有一条大路，路上有许多牛马的粪便，町子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去拾粪。有一天早晨粪便被别人占先拾完了，于是第二天早晨5点40分町子便赶去拾粪，这才拾到。但是过了一天又被人抢了先，于是町子又提前在早晨4点钟起床拾粪，顽强地和这个没碰过面的“影子”争夺个没完……经过町子的辛勤劳动，菜园子获得了大丰收，收的果实除了送给邻居的以外，房沿上、走廊里、厨房里都放满了，简直让人难以处置。

有一天，因为办漫画橱窗，町子来到了一座能看到大海的山岗上写生，一个宪兵突然走过来一把揪住町子的衣领说：“对面是海军基地，你没看见吗？！”宪兵怀疑町子是奸细，町子并没有被吓得不敢作声，而是反唇相讥道：“这是你们宪兵失职，你看我的样子像奸细吗？！”磨蹭到后来，宪兵跟西日本新闻社取得联系后总算才把町子放了。

町子的叔叔在鹿儿岛当市长，毬子在叔叔那儿谋了一



份工作，时常给养病的洋子寄一些小包裹。那时，町子的姐夫在缅甸作战阵亡了，毬子根本不相信，她说：“我不信，他肯定会回来的，我坚信，哪怕到死我都等着他！”后来从《朝日新闻》的内部报道得到可靠消息，姐夫确实是死了，然而毬子就是不相信，家里的人只能哀声叹气。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社会仍笼罩着浓厚的战争乌云，即使偶然外出，也常常会遇到舰载飞机疯狂的扫射，报纸因纸张紧缺终于改成了4开版面，泡桐树的衣柜哪怕是3日元也没人买，每天晚上警报不断，町子一家都是卷着行李、穿着鞋睡觉。6月的一天，大编队的飞机突然袭击，狂轰滥炸，町子家遭到轰炸而起火，当人们帮助把火扑灭后，发现町子手上抓着个蛤蟆，因为紧张，她一直以为是抓着个急救包呢！

战争就要结束了，町子辞去了西日本新闻社的工作。虽然经济来源断了，但是由于当时物资十分紧缺，即使有钱也买不着东西。町子开始回家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悠闲日子来。

后来，美国军队驻进了日本，他们暴行肆虐，滥杀无辜，一时流言四起，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能逃的都从家里逃了出去。町子一家没外逃，只好终日躲在家里。一天，町子妈妈被鹿儿岛的叔叔叫去了，妹妹洋子生病住在医院里，家里只剩下町子和姐姐二人。晚上，美国大兵敲响了大门，姊妹俩一时吓得脸色煞白，不知如何是好。大门被砸得砰砰直响，情急之下，町子毅然地说：“好，豁出去一个保一个吧！说不定会遇上侠肝义胆的好人呢！”她吩咐姐姐道：“把门锁上！”说完断然地走了出来。这时一个大个子美国兵过来摸了摸町子的头，另一个美国兵还给了町子口香糖和巧克力。原来，他们把矮小的町子当成小孩子了。机灵的町子弄清楚了这些美国兵是找女人玩迷了路的，于是把他们引到附近一所中学教师宿舍的唯一亮着灯的房子前就溜了回来。这时，惊魂未定的姐姐紧张得连门锁都打不开了……

当时，日本的物价很低，美元很值钱，进驻的美国兵十分有钱。听说美国兵喜欢日本画，町子赶紧催促姐姐道：“艺术能救我们！”于是町子与姐姐立即动手画水彩画拿去卖，挣些小钱苦度日子。

町子与毬子虽一母所生，然而性格却迥然不同。因为生活困难毬子常躲在餐厅角落里哭泣：“这样下去，长谷川家族就要败落了！”而性格豪放不羁的町子却认为：与其去为那个本无所谓的家庭名声担心，还不如想法让庄稼长得好、能吃好睡好更实惠，穷也要穷得洒脱！

1946年，西日本新闻社开始发行晚报副刊，约请町子在该刊开辟连载漫画专栏，町子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立即便拟定出一个以年轻妇女为主角的系列连环漫画的方案。这期间，妹妹洋子的病情渐渐转好，町子每天陪着她到海边散步。躺在海滩上，町子揣摩着这部连载漫画的骨架，



自然而然地作品中的人物都用海产品来命名了。《阿螺》的主角是集女儿、妻子、母亲于一身的年轻主妇阿螺，父母叫波平和阿舟，丈夫叫鳊鱼，弟妹叫鲢鱼和裙带菜，小女儿叫大头鱼。早期的《阿螺》是以冒冒失失的主角阿螺达观的失败为主要的故事情节，60年代以后喜欢恶作剧的鲢鱼和裙带菜便逐渐形成笑的中心。

又要再度进京，一家人顿时兴奋起来！叮子拉着毯子又是唱又是跳，洋子笑得嘴都合不拢，只是进京的路费倒成了问题。因为叮子的祖父曾当过相田煤矿的矿长，当时买下了一些房子，一向敢说敢做的妈妈说：“行，把这房子卖掉做进京的路费吧！”说完一阵风地跑出去张罗卖房子。为了给在报纸上连载的《阿螺》有个交代，叮子让早期的阿螺姑娘匆匆结了婚，算是有了一个好的交代。

为了迁居东京，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正忙得乱糟糟的时候，东京有熟人来说有办法弄到纸，性急的妈妈立即扔出一扎纸币道：“拿去，请你把《阿螺》出版了吧！”大家都被妈妈这种无论成败都要闯一闯的精神惊呆了！

为了找住房和联系《阿螺》的出版工作，叮子与姐姐轮流进了6次东京。去东京行程需要31个小时，往返要准备144个饭团子才够路上吃的。当时火车忙着运送复员兵和疏散回来的人员，车站十分拥挤，乘客通常是从车窗爬着上下的，迁入东京通常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经过一番奔波，1947年底叮子才以西日本新闻社记者的名义在东京世田谷一隅找到了一座小房子，一家人才总算安顿下来。

到了东京后，工作特别忙碌。叮子一边做出版的准备工作，一边给新杂志投稿。因为她的笔头来得比较慢，因而忙得连上餐桌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全靠饭团子来过日子。

这时，晚报副刊又开了漫画专栏，让叮子续画《阿螺》，并且作品同时能在三个地方连载。姐姐这时惨淡经营的《萤火》也有了眉目，因而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当时，懂行的人都在拼命地争夺质量很差的纸张，外行的人都在忙着出书。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阿螺》终于出版了，用的是横订的开本。书是出了，得想法子把它销售出去。叮子先去《三越书店》联系，遭到了拒绝，接着她去了一家名叫《日配》的大零售书店联系，书店竟然接受了已印好的2万册《阿螺》。资金问题解决了！成功的喜悦使叮子兴奋不已，紧接着她又加印了2万册送往《日配》书店。谁知意外的情况却使叮子惊呆了，因为《阿螺》用的是横排版的B5开本，书店没法放，因而决定全部退货。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几乎让叮子晕了过去。这么多的书往哪儿放？没法子，姐姐只好租了运货车将书顺着送往神田的各零售书店。可是，书的版型很快又回来了，没处放又成了灾难，最后只好找木工在院子里搭满了小屋。小屋里堆满了书，房间里也堆满了书，这下大家一齐抱怨起出版书的“主谋”——妈妈来：“怎么想起来出书的？！”“怎么办呀？妈——！”到底还是妈妈沉得住



气：“版型上出了问题，可以改变尺寸变成两卷嘛！”最后，姐姐把情况向当初竭力主张印横开本的某出版社I君诉说后，I君勉强地借了些钱，这样，又把书改成B6版型，印成两卷本。但是，尽管如此《日配》书店仍然不要，于是只好又用运货车送往神田各零售书店。这回若是再退回来，全家人可真得走上绝路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回非但一本没退回来，而且零售书店不断来问：“《姊妹社》，一本《阿螺》也没有了吗？”读者在争购《阿螺》，最后连当初的B5横开本版《阿螺》也像潮水一样从房间里、小屋里、仓库里退去了。这回，一家人长呼了一口气，终于能够伸直腿睡觉了。

迁居东京后，连载漫画《阿螺》也跟着进了东京，在《新晚报》上开辟了连载漫画专栏。单行本《阿螺》也十分畅销，印出的第三卷也很快卖完了，还要再加印。当时《姊妹社》实际上只是町子一人，因此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除了创作《阿螺》外，单行本的编、印、发全得町子自己操劳，她常常烦得通夜失眠。因为《阿螺》极受读者的青睐，书市上跟着出现了《阿螺》的伪印本，销售量居然把真的《阿螺》都压下去了。1949年，《朝日新闻》出晚刊，开辟了《阿螺》连载漫画专栏，为了全力以赴搞好《阿螺》，町子把正在《朝日周刊》上连载的《相似一家》停了下来。

一天，一位一流出版社的老板来交涉，要求把《阿螺》交给他们出版，说：“我们能做广泛的宣传工作，好书的销量会成10倍地增长，名声也会同时扩大。”起初，町子想把《阿螺》交给这位老板，后来遭到了爱思考的姐姐的反对，她认为：“这样一来，等到我们想出版时，《姊妹社》就不能出了。”于是，穗子承担了《姊妹社》的出版工作。在姐妹们共同努力下，第四卷《阿螺》也被读者一抢而光。当时《阿螺》的形象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在人们推荐下印制的阿螺扑克牌仅一次便出了30多万副。阿螺热在形成！这下忙坏了町子，她整天就像被钉在桌旁的昆虫标本一样，拼命地画着《阿螺》，饿了她就随便啃点海带什么的，因而她的胃病经常发作，心情始终调整不过来，过去在菜园子里的那些悠闲时光只能在睡梦中重现了。

1951年4月，《阿螺》又搬到了晨报上。同年，町子又给《朝日周刊》画《新弥次喜多道中记》，另外她还同时画着三、四个连载漫画。

不是搞漫画的人很难体会到个中的甘苦。画漫画并不是花死功夫就能画出好作品来的，有时漫无目的地出去转悠，往往也总是白费劲，漫画创作的灵感真是怪得很，越是有意识地寻找越找不到，而有时无意在整理缝纫盒时往往反会突然冒出一个绝妙的构思。町子每次画好一套作品后总要先拿给妹妹洋子看，如果洋子能笑上三分钟，那一定是个好的作品。她还喜欢在热闹的地方完成画稿，常常挤在家里的餐桌上画。按时顺利地完成作品是愉快的，而思路衰竭时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一切努力往往都是白搭，平时都是提前两天发稿，而此刻拖到最后则往往只能用电传了。有一次，因为町子觉得画中鲑鱼的表情令人不太满意，她请求骑摩托来取画稿的邮递员等她重画一遍再送去，她手忙脚乱地重新画了一遍，随手将那不满意的画稿撕成四半，当她拿起画稿准备交给已等了一小时的邮递员时才发现，她撕掉的原来是重画的那张。

由于《阿螺》的连载，读者中的《阿螺》迷愈来愈多，这也给町子带来了不少的苦恼与安慰。一次，町子工作了一个通宵，刚睡下不久便被一阵尖利的电话铃声吵醒，町子极不情愿地拿起话筒，对方冷言冷语地问：“你是长谷川町子吗？今天早晨报上的《阿螺》给我惹下大麻烦啦！”原来，町子在漫画中随便写的电话号码正是这家的，原以为这字写得小会印不清楚的，谁知偏偏印得很清楚，这下可热闹了，仅早上《朝日晨报》出版以来的三、四个小时，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便收到58个《阿螺》迷打来的电话，其内容基本上都是：“啊呀，是面条店老板吗？哈哈，错了！”“不知是不是真的，特意打个电话来问问。”甚至还有刻薄的电话：“喂，面条店老板，大概是你出钱请人画的吧，真不要脸！”町子听了浑身直冒汗，一边使劲地道歉，一边马上又派人登门谢罪，尽管如此，对方仍然火冒三丈。到了夜里，町子又打电话道歉，据对方说，下午他又收到150个这类的电话，这种麻烦真让人入地无门！不过也常有些令人高兴的来信，例如一位中学生来信道：“我要参加高考了，家里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父亲剪下一套《阿螺》漫画给我们，大家一看都乐了，气氛顿时轻松多了……”也有些漫画迷特别爱钻牛角尖，比如，是“日苏”还是“苏日”？是“咖喱饭”还是“饭咖喱”？他们非得要你搞个一清二楚。又如“牡丹必须在九月份整枝”、“今天画的应该是上弦的月才对”等等。有时还常会得到一些“学问高深”的先生们的赞扬，说“某天的漫画充满着深刻的哲理”，其实町子压根儿没想到这层意思，一边觉得脸上发烧，一边觉得该重新评价自己。《阿螺》连载前后30年，拥有的漫画迷不计其数，其中许多家庭的祖孙三代都是《阿螺》迷，还有些病人用这部连载漫画伴随漫长的病床生涯，从中品尝人生的情趣。

町子生性不合群。据说，经常登载她作品的《每日新闻》她只去过一次，而连载《阿螺》的《朝日新闻》，居然20年间她也只去过数得过来的几次。在《朝日新闻》当记者的妹夫对町子的孤癖性格感到吃惊，劝说道：“阿姐，您多同知名人士和文化名流交往交往，一定会有好处的。”然而町子却对此不感兴趣，什么宴会呀、座谈会呀、电视广播等她都十分讨厌，她宁愿在家逗她的狗玩也不愿为社交耗费功夫，甚至她与漫画同行们的交往也是极少的。一次，日本漫画名流横山泰三、加藤芳郎、冈部冬彦、佐藤三平、小岛功等突然来访，町子招待他们入席后，借口画稿未完成而上楼去画漫画，隔



横山泰三氏

加藤芳郎氏

冈部冬彦氏



サトウサハチロー氏

小岛功氏

了很长时间才下来，总算让这些人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早在町子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带町子去看大型幻灯片，演讲者口若悬河，故事情节十分扣人心弦。小町子看中了演武打的林长二郎，回家后便同父母商量道：“我想嫁给他！”父母被女儿逗笑了，答应了她。于是自豪的小町子赶紧去向小伙伴们宣传这件事，当时虽然年龄小，但眼力却很不赖！町子对歌舞伎十分入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歌舞剧《忠臣藏》解禁，町子能从头看到尾，演员虾藏的卓越演技打动了她。町子生性不爱抛头露面，但是采访虾藏先生却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次，在银座的中心地区町子碰到了虾藏先生，寒暄了两句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便随口说了声：“去喝点什么呢！”没想到虾藏竟出人意外地答应了邀请。町子一时紧张得满头出汗——和一个青年男子进“吃茶店”，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她领着虾藏闯进了近处的一个店里，出于礼节，想请点好的点心和饮料，慌慌张张地向柜台里看了一眼，最高档的也不过是花蛋糕……多少年过去后，町子记不清楚当时和虾藏谈了些什么，然而当时他那军鞋配西装的打扮永远铭刻在町子的心里。虾藏先生自从承袭了团十郎的艺名后，名声鹊起，成了当时极走红的演员，可惜英年早逝，只是给町子留下一声声的叹息！



为了了却戏迷的心愿，町子曾出版过一本全彩色的漫画集《歌舞伎迷长谷川町子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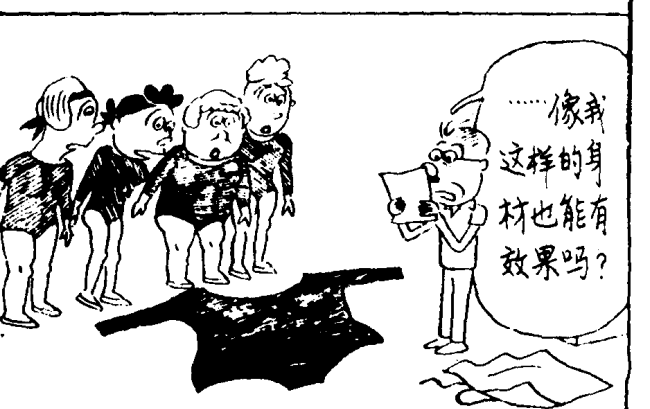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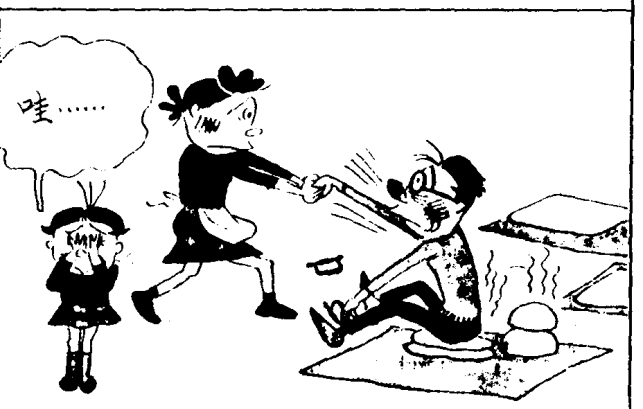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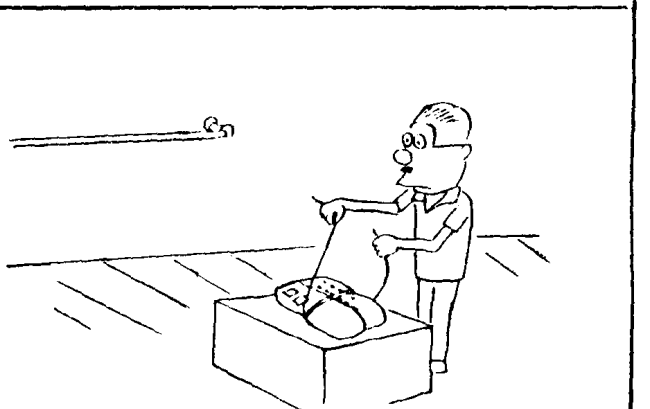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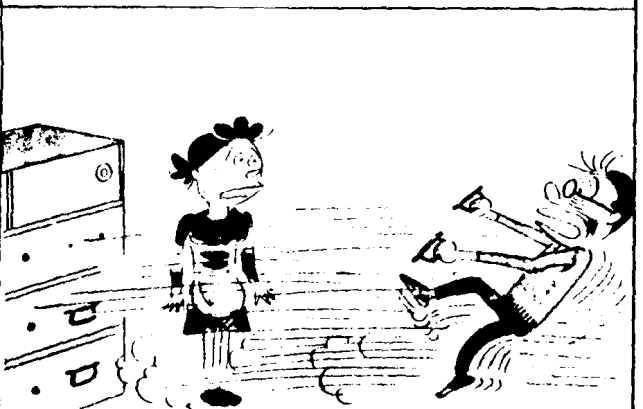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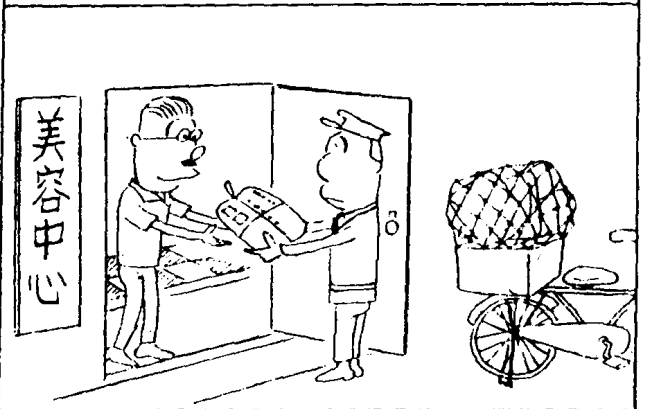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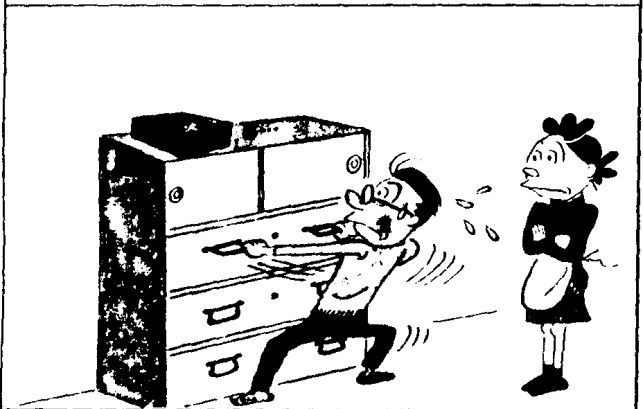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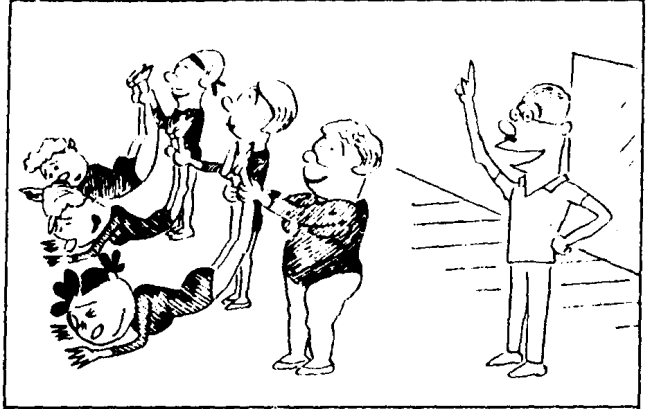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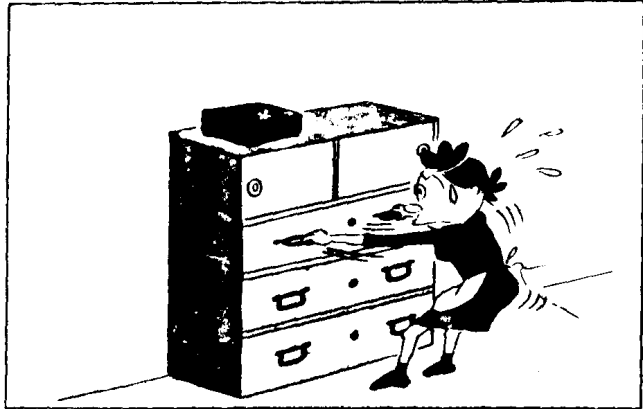
《阿螺》曾多次作为广播、电视、电影的题材反复被采用，已故著名演员江利主演的电视剧《阿螺》自1969年起就在富士电视台播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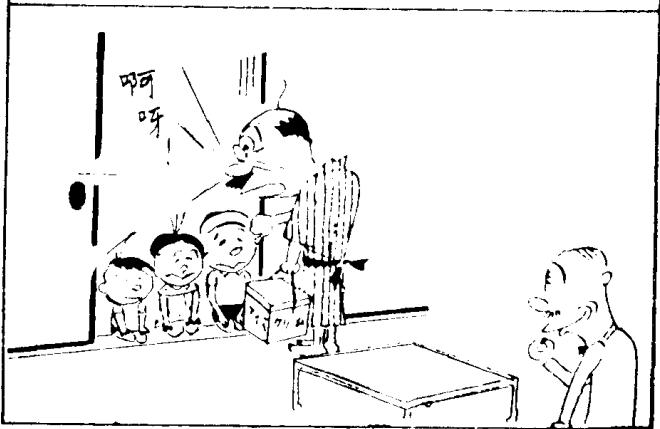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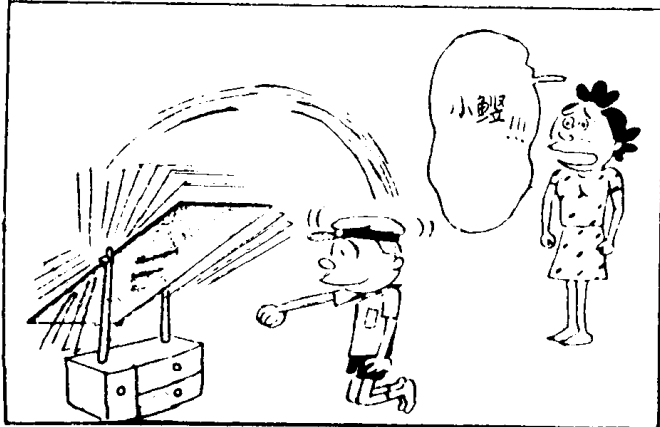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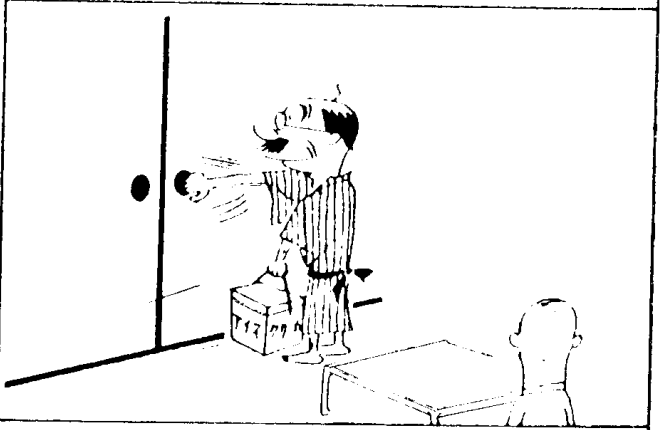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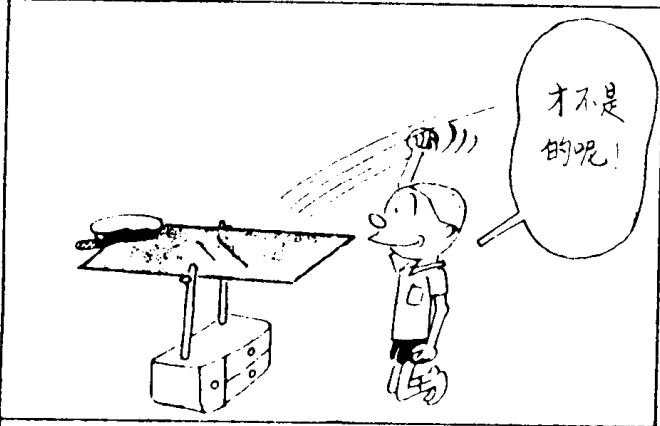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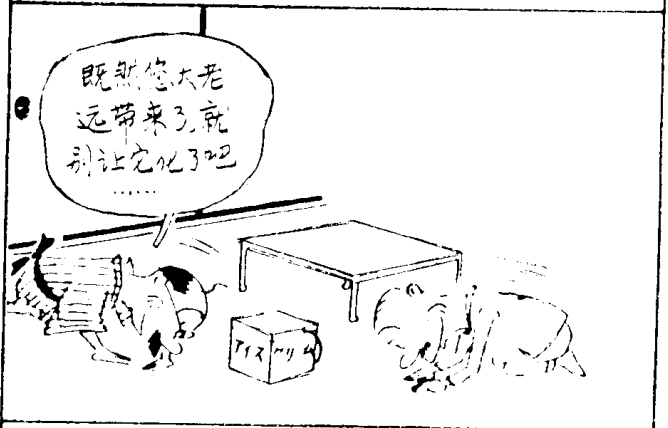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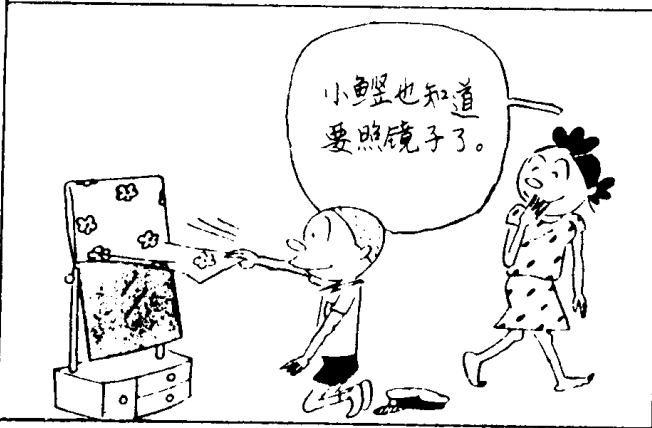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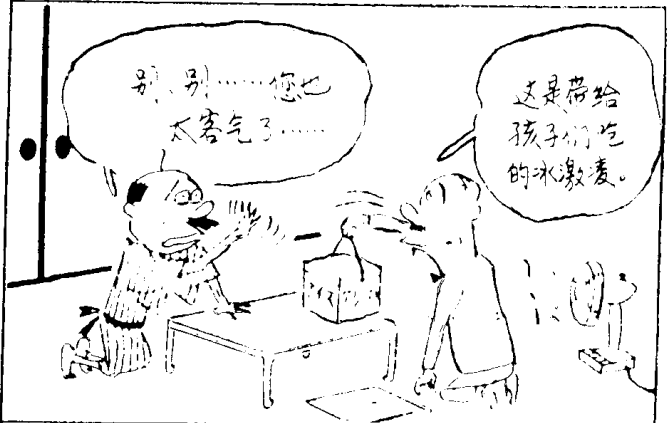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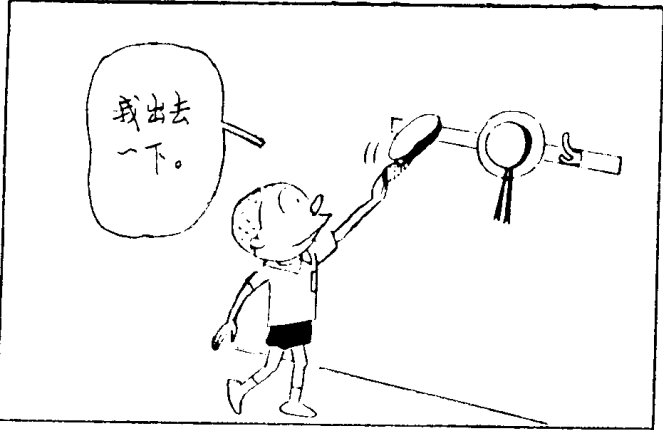
在创作《阿螺》的同时，町子还在《星期天每日》上开辟了《系围裙大妈》及《坏老太》连载漫画专栏。1974年2月21日因町子健康上的原因而中止了《朝日新闻》上连载了25年的《阿螺》连载漫画专栏，把接力棒交给了漫画家佐藤三平的连载漫画《富士三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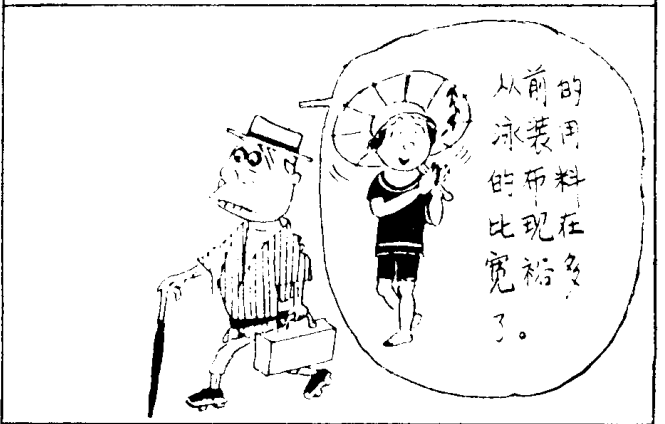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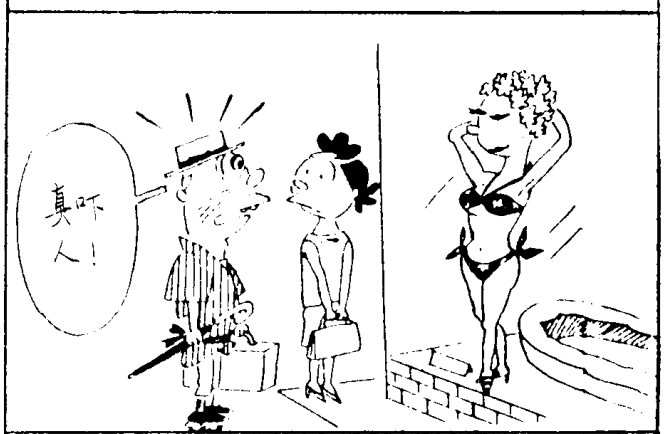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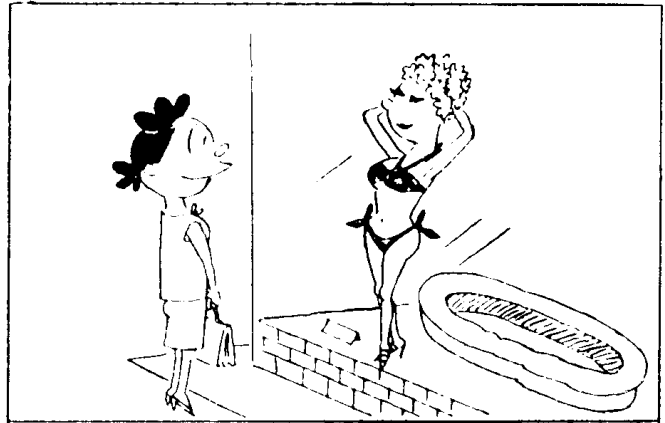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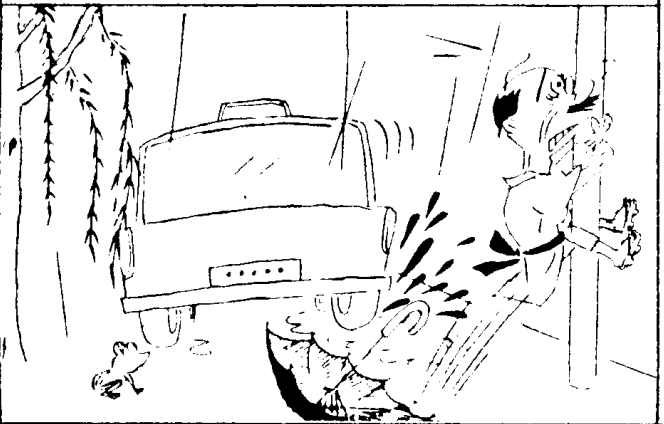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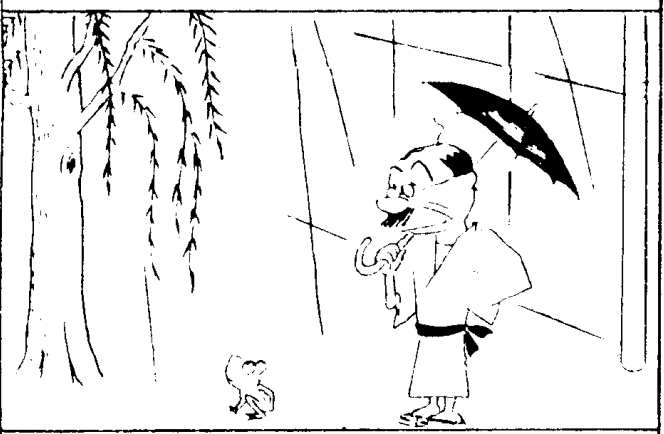
《阿螺》的成功，使町子获得了极大的荣誉。1962年，《阿螺》及《系围裙大妈》曾获得文艺春秋漫画奖；1982年，她的漫画以“在饭后茶余为人们带来明快健康的欢笑”而荣获紫绶带褒章；1988年获东京都文化奖；1990年荣获四等宝冠勋章；1991年获日本漫画家协会文部大臣奖。1985年，町子收集了自己长年积累的美术作品及自己的漫画原作，创立了《长谷川美术馆》，并自任该馆馆长。

1991年，町子不慎摔倒，从而身体垮了下来。尽管常去医院治疗，但仍不见好转，渐渐食欲不振。1992年5月26日整整一天没进食，27日上午6时终因动脉硬化而造成的心力衰竭在东京世田谷区用贺2—3—15家中去世，终年72岁。

长谷川町子的《阿螺》共编成68册单行本，这本画册是《长谷川町子漫画全集》的第一册，详细介绍了长谷川町子的生平创作及早期的《阿螺》。文字及有关原始资料由竺陔南、侯永奎、王新民翻译，图中文字由方洪抄写。







六子川打下一EINZ